



黎：從你過往的訪問和作品中，我發現有三點因素對你的創作生涯是很重要的。首先，你致力以不理睬的態度(casaway)或壞器材來試驗。第二，你長期與技術人員合作。第三，你移往紐約接觸當地的藝術社群，或紐約市本身，對你的創作是很重要的。你同意嗎？

加：無可置疑這三點是最重要的原因，我過往大部分的作品都是與設計師合作，甚至某程度上我是掛着新力的招牌，但這並非固定的原則，突然念頭走出來時，「大衛你好，我怎樣怎樣……」，有這種特別的人力資源就是了。

黎：明顯地你的作品有難題的背景因素，但你否考慮過你的作品與電影藝術之間的關係呢？例如說剪接、構圖、連續性、非連續性等電影元素？

加：某些作品是特別針對結構去營造，並非怎樣簡單地做出我之所做的作品。

錄像不同電影

當然，到紐約對我沒有莫大益處，自我覺醒非常重要，我開始尋求更理論性的方向，我開始說話和製造關於說話的聲音，以強烈的手法調整影像，一種這切感使我感到要做些什麼，就是這樣簡單地做出我之所做的作品。

黎：明顯地你的作品有難題的背景因素，但你否考慮過你的作品與電影藝術之間的關係呢？例如說剪接、構圖、連續性、非連續性等電影元素？

加：某些作品是特別針對結構去營造，並非怎樣簡單地做出我之所做的作品。



加利希爾談錄像·電影·藝術



加利希爾(右)與拍攝賈蓮娜·禾倫保·奧遜

與電影有關。錄像並非一個影像的媒介，電影才是，錄像是虛構性的媒體。

加：電影是依靠攝影機等拍攝然後沖成菲林，製造移動中的幻象，但錄像是沒有固定的影像，它只是一系列的事件發生，抽象地賦予生命、虛無的空間、你的身體、思想、存在、不存在到一個開放的系統去，它並非那種我要去記錄、製造影像又或是進行製作等的系統。而我是十分害怕的，錄像與電影並不相同，錄像與雕塑或者虛構較接近，我製作《災難的細節》時，也從電影語言出發，不過以不同的位置去看話語，而我覺得這會是一種空間的轉移多於與電影有關。

黎：那麼，怎樣才算是實驗錄像藝術？

加：現時很多人用數碼錄像去製作電影，但對我來說，這些根本與錄像無關，當我們以媒體或基地(site)的特質來討論時，它們並非思想、系統的建築。當錄像盛行時，藝術與政治、個人與社會、心理學之間的界線因錄像而更模糊兩可。事實上不單他因資助支持和畫廊化，產生了錄像藝術，而錄像本身其實是反媒介，是媒體的合成展現。我要說我個人作出一個錯誤以至我過去多年一直從事錄像藝術的實驗(笑)。

並非多媒體藝術家

黎：自七十年代你的作品已經出現多種不同方法，要想知道更多的內容，可參看www.video-art.org.hk

錄像裝置《網》與他對互動空間、互聯網的看中，也討論到他對表演，尤其是黑色表演、他的表演與賈蓮娜·禾倫保·奧遜進行了接近兩小時的對話「你快要形容自己在食物……」

加：我要強調我並非一個「多媒體」藝術家(笑)……唔……唔……一間在島上的小房子、足夠的



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助理教授黎肖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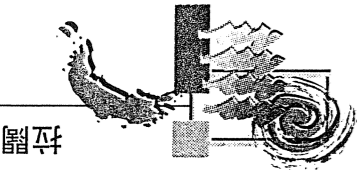
剛過去的IDN Conference是一個極小眾，但很具時代性及前瞻性的會議，講者都是ash技術(一種網頁上的互動圖像技術)的猛人，參加者都是本地網頁技術界的精英。其中一位講者Joshua Davis的提問是重要的：不要為dash而dash，要問此技術將如何融進網頁設計中，就像用了此技術也不知。

不要被ash這個技術名稱嚇倒，ash其實你我都經常遇到，走進網頁，那些互動設計、動畫顯現，通常都是用了dash技術。它是目前較廣泛應用而又方便受落的技术，連最近《特務迷城》網絡電影版(並非成龍那部)，都放棄數碼影像的格式，改以dash形式放上網，大大減低下載時間。

Flash的問題像當年各種電影技術開發後，人們的提問：剪接、特技，又或者單單那些流動影像，可做些什麼？可叫藝術嗎？有人為用特技而用特技，為用特寫而用特寫，完全不考慮是否需要。相信你或許試過，登入某些網站後，發覺設計花巧閃來閃去，不知從何click起，生怕別人不知它用了ash技術。

與數碼藝術

Flash技術



拉闊文化

未來電影會否以ash的形式流行？又或者，網絡作品(無論是網頁設計本身還是電子書)何時才會真正順成為一種藝術？這些問題是重要的，但仍停留在技術及概念上的探索，對於一般居家或觀眾而言，當我們看到好而震動人心的作品，那就是認定這是藝術之時。

○李翠雲

科技的發展同時開拓了藝術的新領域，數碼藝術作品最初以網頁的形式出現，逐漸發展成新的藝術形式，亦逐步在各地有更立體的實驗：例如作異地同步互動演出，觀眾可透過即時登入跟演出者或作者交流，甚至網絡書寫的興起，多媒體超文本結合文學的運用，亦讓文學/出版的 가능성이雖然現在仍處於起步階段，很多所謂電子書其實只是網上出版)。

科技開拓藝術領域